

曝書臺

朱禋太僕丞

古文載汗簡結繩貫其首竹筴蘸漆書字跡成
科斗常編昔三絕茲事傳萬口子思繼聖傳歲
月殊未久不應其所讀易紙而易朽高其雖旧
基疑信將奚究臨風自沈思是也還或否

桂孟知縣

幽巖堂畔曝書臺古道經今半草萊試問碧梧
霜後月九霄鳴鳳幾時來

汪舜民巴未進士

王事東遊因訪古
曠書臺上試登臨
臺高休問
何人築書言在
須求述聖心

劉濬教諭

沂國書臺何處尋
鄒城南面對寒林
千年道在人應遠
一代碑荒迹已沉
世換任從蝌蚪廢
功成不計蠹魚侵
可憐索隱終何用
誰識中庸萬古心

葉聰永嘉人

臨高其臺
臨高其臺
臨高其臺
古人踪跡生蒼苔
蒼苔蒼苔白石空

復爾古人雖三心不死
中庸一字直千金
分明如見當時心
當時紛紛異端起
聖人不作誰能止
子思突起前聖孫
大開吾道歐妖氛
手扶天地數十歲
前已無人後無繼
坐將巨筆揮天揚
星宿日月歸文章
中庸作成欲誰托
獨立書臺望冥廓
致君堯舜非無才
鳳凰一去何當回
有時攤書向臺上
烈日爭光九千丈
政悲四海空無人
豈知有子居西隣
西隣阿軻鳳凰子
翩翩隨母西隣裏
忽然舉翮上書臺
啣得中庸歸去

來傳經心事亦已足一統千年道相續我今悵
望書其室處長歌一曲萬里來夫風

○歷代脩建廟宇碑文孟好斷機堂
新運孟子廟記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
侵軼我聖人之道者眾矣而揚墨為之魁故其
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據邪怪之說夷奇險
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
故其功鉅昔者二聖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

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
本也不可斯湏而去矣而被皆無之是毆天下
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
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
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
焉而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揚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

余以為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
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洛水橫流六禹不作則
天下之民魚鼈矣揚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
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
孔公為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
教興復斯文為已任常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
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
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
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
屬邑吾嘗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
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
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
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
牟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志之復學孔而希
孟者也世有蹈邪怪竒險之跡者常思嗣而攻
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嗟子雲能述
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

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
筆以書時大宋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六月六日
泰山孫復記前萊蕪監判官將仕郎秘書省校
書郎張碩書號略揚秘篆額龍圖閣直學士朝
請大夫給事中知兗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及管勾仙源縣景靈宮大極觀提舉鄧濩等五
州軍兵甲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曾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孔道輔立石

先師鄒國公廟記

孟子英鄒之四基山旁冢為廟歲久弗治政和
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
於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
里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
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
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郎
邵武朱正歎其土地木摧不稱虔恭尊師之意
欲出已俸完之縣士徐敦曰廟瀕水丞壞不四

十年九五經更脩矣若許改卜夾壇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數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於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為殿安神棲繪群弟子像於兩序又為孟氏家廟於其東以揚雄韓愈嘗推尊孟子故又為祠於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閎偉與山中之廟輪奐相輝矣於是求文以記之夫聖人之道甚易知甚易行充之至不可勝用而其極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其

唯誠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者一道孔子之沒其孫子思得之以傳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誠身為本其治心養氣化人動物無一不本於誠凡着書立言上以告其君下以告於人者必本仁義祖堯舜亦無一言不出於誠也故於滕文公則言必稱堯舜而於齊王則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蓋其智誠足以知堯舜又自知誠可以行堯舜之道又知果得行其志則誠可使吾君為堯舜而吾民皆為堯舜之民故以此自

任不醉有毫髮之偽以欺人而誣天也其論君
臣之際則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
者皆法堯舜其論什一之法則曰重於堯舜者
大桀小桀輕於堯舜者大貉小貉其論仁智則
曰堯舜之智慧先務堯舜之仁急親賢稱伊尹
能以此道覺此民而謂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
世非誠知堯舜者能言之乎雖當時之君尚權
謀相傾奪上下交趨於利而未嘗撓一言以求
合焉非天下之至誠篤於自信者能之乎孟子

之沒道失其傳至有假其說而以偽言堯舜者
始說其君以帝道則既不合而之玉中說其君
以王道則又不合而之霸是志於求合而以偽
欺其君者也口堯舜之說以賈其高躬申商之
術以濟其欲是以偽欺天下而賊其君者也昔
之為縱橫之說者不過怵人君以利害強弱之
勢爾其偽易見若夫假帝王堯舜之說使人君
慕其高而不虞其姦則其偽難知作於心害於
政其禍天下甚於楊墨故不可不辨以監天下

後世竊孟子之說以為不義而自比於孟子者
宣和四年十月十五日朝奉郎監察御史堯叟
孫傳記迪功郎新泰學正關里孔端端朝書承
議郎秘書省校書郎長安樊察篆額

重脩鄒國公廟記

大哉聖人之道天下日用久而無弊者也上焉
唐虞禹湯文武之君其道行其教立仁義禮樂
刑政靡所不備而民用丕變日趨於治矣下逮
孔子得帝王所傳之道而無位以行作為經術

垂訓闡教俾天下後世恒必由之聖日皎然輝
映千古周魯夫子沒橫議肆行紛紛籍籍捫誰
適正其者揚墨以邪說誣民持為我兼愛之論
亂君父之教充塞仁義其害人也深矣揚墨不
息聖人之道不著孟子為此懼故能養浩然之
氣承三聖明六經距淫辭設行使不得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亦聖人之
徒也昔禹平洪水人免昏墊萬世賴其功孟子
能以道拯溺消天下率獸食人之患者信其功

不在禹下矣噫百世必祀可謂至德天下尊師
重道用王者之事通祀於先聖國開鄒封公其
爵而與享春秋之奠並立乎聖人之域者人宜
知尊乎孟子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孔子生於
魯于曲阜則林廟之奉尊崇顯奕歷代有加而
無替距鄒僅一舍在四基亦有孟瑩之舊祠宇
巖立于縣之南就文明之地而廟復建列高第
公孫五萬章之徒其尊信猶在魯矣磨以歲月
上棟下宇又則斯弊泰和八年夏六月王公

瑤采知是邑視事之初敬謁祠下徘徊瞻視適
議遷新之方思政利民力未暇給越明年吏民
洽和皆服其教不待勸率而富者相與出其皆
巧者相與獻其技辨者以言壯者以力咸樂經
營作新其廟正殿奕奕廊廡延接四迴而周外
達通衢重門以闔增其宏嚴又東北別立其室
以尊考妣慈訓宛然如在得其時制士民悅之
厥功告畢特加禮祀因矢言相告曰聖賢之道
昭昭乎其明矣由之者治不從之者亂亘古今

歷萬世與天地相終始矣而欲替其美者雖一
言以為贅而廟之舊新曾不能加毫末之損益
然思尊德教者宜何如哉且釋老雜儒教行乎
中國而樂誕泥空者唱其說於其間至有竭貲
產以創塔廟者於明教之地反不之顧今令獨
能以教化治民崇重儒術可謂知所先矣况吾
鄒魯之鄉親被聖教之久俗尚禮義今又能因
其俗以厚之道弘教尊愈又愈顯而帥帥不賢
其誰能稱之哉聞其言知其善樂為之書奉訓

大夫知秦定軍節度副使兼兗州管內觀察副
使提舉學校常平倉事騎都尉天水縣開國男
倉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伯成撰內族定遠
大將軍世襲石禿魯猛安輕車都尉開國伯食
邑七百戶金源從傑書正議大夫襲封衍聖公
管勾先聖祀事兼世襲曲阜縣令上輕車都尉
曾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孔元措篆額大安三
年六月十五日宣威將軍前行滕州鄒縣令兼
管勾常平倉事上騎都尉太原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王瑀重建宣武將軍前鄒縣令兼管勾
常平倉事孟潤立石

鄒國公墳廟之碑

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
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
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
南鄙也至繆公時改邾為鄒鄒城東南隅有岡
曰文賢其勢回旋掩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
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

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即其地
也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喪其父母季氏
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育其子有三
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博通
五經尤長於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
兵爭強以合從連衡為賢以權謀譎詐為事先
主大道幾於掃地異端蜂起邪說蝟興若揚朱
墨翟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歎曰揚墨之言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於是踉而闢之由是聖人

之道振而復起久而愈明真可謂命世亞聖之
大才者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
于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欲與攻其邪心說
梁惠王以仁義為利國之術二吾猶不足又能
禁哀公於口舌之間斯皆雖知推尊之意終莫
能聽納其言耻沒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
後人遂著書七篇繫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
功以為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為齊卿時將
井變而歸葬於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

者是也公之卒也葬於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鄒
城東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
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塚在焉今
四基山者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
人之高第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
近其所歲時奉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
尚書曾孝寬言於朝曰孟子有廟在鄒未有封
爵載在祀典况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萬世所
法厥惟舊邦古有祠宇宜封爵以示褒崇遂特

加鄒國公元豐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脩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且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掃宜其後嗣蕃衍詢其族派得孟寧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啟謁祠下因撫其實而紀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運逢姬季挺秀邾城賢罔因利勿被毋教長師聖孫辯匪好辯言為知言學長詩書性樂仁義高行勵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鑿圓柄卒老子行著書

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閑遠微妙拔邪樹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闕揚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在礫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誦誦四基之陽佳城邃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貞祐元年秋九月十一日柯亭孫弼謹記孟氏四十七代孫寬立石

騶國公廟碑銘

騶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于墓旁後自墓旁徙縣東廟宣和二年令朱正

復徙南門外金泰和間令王瑀葺之甲戌毀于
兵惟門垣在幾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
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差我副尉達
魯花赤木忽難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
尉趙國祥以建學餘貲崇兩廡與堂稱九十四
間新其增庭級道屬額掌教考特牲饋食禮俾
春秋放而行焉正配神西鄉之位徹旁祀之不
如法者廟成司侯請記額讀墓旁廟記舉闕揚
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稱堯舜之大綱顧皆有

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其體者孟子學足以紹
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
載之後莫能知之雖當時及門者亦未能窺其
奧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辭受之問陳臻
致其疑公孫丑為章之徒難疑答問未聞默契
蓋知言養氣得天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
其學也談仁義黜功利貴王賤霸以正人心者
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其害已也而去其籍
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十一

於千百而三年之喪并地之大略班祿之等差
於文字廢缺之餘本帝王之大經而合時措之
宜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
神而無疑有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而觀以
其才用天下君帝者之世則皋夔稷契居王者
之世則伊尹周召柰何無舜禹也無湯武也時
君昏庸謂迂闊於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
指君臣一二語以為言豈能探其學觀其志而
知其才也哉世無貞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害至斯極也司馬遷取
荀卿同傳儼非其倫又班以雕龍炙數談以方
柄園鑿趙岐釋其書亦不過謂長於譬喻長於
詩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子沒獨孟子傳
得其宗也邪韓子既有是言宗孔氏者尚或非
之或議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難明
也又矣然則欲知孟子質諸關洛諸君子之言
庶幾信而有徵固不在多言也元豐六年封鄒
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

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五
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
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
徐碑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
平陰伯咸丘蒙涇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
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疑承陽伯
舊別祠成都伯楊雄昌黎伯韓愈今遷附焉既
釁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
所資或厚或薄兮錯揉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

之期尚早伊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歎
懿道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
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
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奚疑千六
百祀兮屯厥施山鳧繹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
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幾庶有印于其心兮載
歌銘詩元貞元年八月朔日進義副尉達魯登
赤忽哥赤立石登仕佐郎孔顏孟三氏子孫教
授導江張頴撰中議大夫同知福建道宣尉使

司事趙文昌書翰林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李謙題額

元太師右丞相過鄒祀孟子碑記

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默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
相以河南妖賊鼓惑愚氓盜兵扇亂陷據城邑
殺掠民庶久未戡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
省于外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
揮虎旅勦滅醜類猶泰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
喻其易也道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感德

高風乃遣使備禮借邑令具牲幣染盛代致祀
焉庸展肅恭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
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為
干櫓以忠信為甲冑說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
於昭代用儒術而陳俎豆者再見於聖朝既獎
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擴清寇亂綏輯
群黎奏凱而還也可倭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
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異端並興邪說
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揚則歸墨

孟子於頽波洪潰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立萬
仞距揚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
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為功不在禹
卜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勲庸烜赫焜燿今昔粵茲南征軍旅之
間不忘俎豆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
討殷叛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於千古矣
至於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
洋溢直旬朔之間耳如是則豐功偉烈與聖賢
之道同垂於無窮也哉頌曰繫鄒孟氏亞聖於
姿道傳周孔學紹曾思距淫息邪知言養氣發
先聖奧澤及百世丞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鄒
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神
人歆悅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嚴整如虎如
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繹騷如枯見摧丞
相之勲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茲樂石播之絃
歌頌聲洋溢遐迩流芳百世無斁至正年月日
江浙參知政事楊惠撰

鄒國亞聖公廟興造記

亞聖公生乎鄒傳先聖道垂訓萬世累代欽崇
官為設祠俾子孫守之脩奉祀事禮也

聖朝奄有海宇誕脩文教以泝生民所崇其祠宇
以上公爵應畝合禮締構嚴備然歷茲久凌風
震雨不無損缺曲阜張君銓尹鄒之明年寔至
元二年也以興脩為已任迺與僚屬議曰補弊
起廢所司之責矧亞聖乎可發廟帑羨資以舉
是役皆悅從於是首輿巨石鑄至順元年加封

詔文以諭無窮即庀工貿材旬月之間品料畢集
徹弊易朽載登載築既興既覆且塗且聖所重
立而新之者兩廡及神門二重室以楹計者二
十資以楹計者三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六
十有一工以數計者四千一百凡八閱月而訖
功靈星扉木冒雨數朽三年春又崇起宇庇之
其壯麗深嚴益可觀仰又於通衢立石以表祠
所凡易物僦力必稱其直民無所擾君非事奪
必日至指示務極堅緻既半落五十二代孫族

長孟惟恭价邑耆儒馬享李儼造質請曰邑大
夫完吾祖廟勞心焦思致誠盡敬所以体
上命崇文化寔為至矣其功可容泯耶願文諸石
以勵將來質忝與聖門未敢固讓竊推公惟明
往聖之心發其未發之蘊異端之惑世者廓如
也俾萬世人文炳如日星憂時救弊功不下禹
張君拳拳周旋以具奉可謂知所本矣同僚監邑
醜思主簿王聚比日純雅廉幹而相際偶所同寅
協恭克終厥事於長惟恭亦賢孝勤劬孜孜致
力祖庭未嘗少懈所謂肯構肯堂者故并書之
德州牧溪鄭質謹記至元三年丁丑夏六月日
宣聖五十五代從仕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管
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孔克欽書

鄒國亞聖公石刻像記

岱嶧秀萃鄒魯聖賢是生宣父開萬世教基而
孟氏寔光前後蓋時有先後道無古今莫祖憲
於前姚虞三代功德雖盛而詩書殆且無述非
廓大于後則正塗壅底有不必歷世滋久而侏

離左衽矣是故闢邪說弘仁義正人心於洪水
橫流之日孟氏之功莫大焉乃千數百年于茲
孟以忝蒞此邦既構祠舍奠孟氏長之全暨典
祠思諒與群昭穆咸在因訪殿初有塑像近燬
于兵爰取諸林廟所祠小石像是也有克乎曰
始未有也既而思諒以其姪克明持圖像來請
刻石予曰噫不瞻秦岱惡知升高之自下未聞
溟渤烏知觀水之於澗含齒戴髮面正以生而
第師聖賢將何以並兩儀而參三才之名稱矣

是像也傳之天下後世使仰慕者因容以求德
由器以見道自物以名則夫士之希賢賢具之希
聖將不外此而得矣像云乎哉謹述賢曰鄒有
亞聖緒承文宣蒙教三徙著書七篇列國兵爭
從衡迭用不有君子邪淫益縱天啓私淑養氣
知言絕利格非弘本達原黜彼伯功正此王轍
道著日星義凜冰雪若蝕載明猶水之晶砥柱
特巍鉅鏞孤鳴胚臙東嶧凌厲西華惟賢斯卓
在聖伊亞形逝神存昭茲九圍爰瞻爰仰千古

同歸洪武二年後學子廣信挂孟敬書

代祀鄒國亞聖公題名記

洪武十五年秋九月二十有七日癸酉

詔命齊王之國先二日辛未遣紀善薛彌充前行
凡道塗經歷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祠宇率以
牲幣告祭乃十月三十戊寅次于鄒邑齋戒逾
宿越己卯有事於鄒國亞聖公廟時邑之長佐
及供祀之人咸祗肅駿奔毋敢褻易篚豆有踐
宇醴潔清神其歆止禮用克成於是孟氏五十

四代孫思諒進而言曰

皇上誕膺天命統一區宇首詔闕里以四仲祀先師
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是顏曾思孟既列配
位已而復命有司於顏孟二廟亦已春秋祀享
其宗師重道之禮至矣今親王撫藩東土登御
攸經遣官致祀其所以敬禮先賢至猶

皇上之意也是固一代之盛典宜有所記以示永久
敢以為請彌充竊惟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師範萬世昭如日星可謂盛矣然世至戰

國人欲橫流天理泯滅向非孟子師事子思排
斥異端扶植正義則孔子之道不幾於或熄矣
乎故昌黎韓愈推明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論
確彌充早受讀其書潛玩微辭漸濡德義之日
久矣今乃獲以王官奉令而來躬履其鄉瞻仰
廟貌俯俸將敬豈非幸歟雖然斯非彌充一時
之榮也凡在斯文皆與有榮焉故於其請不復
辭讓而樂為之書且以齊府官屬名氏衆着于
碑陰云

重修孟廟兩廡之記

鄒城亞聖公廟昔建祠於四基山墓側至宋元
豐時遷于東郭而地頗僻瀕水亟壞後宣和間
更新廟宇徙於南郊外世代沿革累逢兵燹土
圯木燬罄無遺矣自

天朝洪武龍興崇重儒述
大猷選賢任能邑
令桂孟氏者以文學入仕
謁廟祠觀故址之
蕭然謂祀奉尊師之意是
正殿延及六年乃
成惟兩廡舊基風凌雨霰
輝月耀爰茲四十

餘年未獲繼其志者方今

聖天子嗣位訪求賢才永樂元年鄒邑令朱珪定
善者以懷材抱德薦于京泊臨政三日謁于廟
曰吾在閩中仰聖賢道德之光慕聖賢所居之
地久欲親炙其餘風不可得也今幸宰茲邑敢
不竭心力以就前人之功乎於是慨然有興復
之志率諸僚屬既校庠生各捐已資初置兩廡
重脩寢殿垣之傾圮一更新之不數月而成俾
鄒魯仰觀廟像巍然煥然聖賢同光炳炳烺烺

則朱令之功豈淺乎哉厥功既成不能無書以
紀其績亞聖五十四代孫族長思儒奉祀嫡孫
克仁等請予為文予不獲辭喜其功之落成故
樂書以紀之嗟夫聖賢遠矣而道用於世者不
可一日無也昔嘗民國之得人欲橫流邪說並
起不有先哲則吾道幾廢乎息矣觀乎七篇之書
非堯舜之道不傳非仁義之言不發諄諄以告
齊梁之君一則曰王政二則曰王政昔韓子稱
其功不在禹下傳之萬世而無窮也朱令為政

不忘斯道以是心而行是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噫聖賢之道遠而彌芳久而彌光仰朱令之名亦有譽焉永樂三年秋八月日記

孟廟致嚴堂記

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祭祀益嚴於是孔子為

先聖七十子為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大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校率土之濱莫不皆然况於鄒人乎况於孟子之後乎今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於四基之山既官其曾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於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鄉人喜之相與祈其祠宇豐其廡餼以左右其

子孫比天理之前當至人心翕然莫不歸之歲時蒸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賓尸之堂闕焉未達非所以昭嚴思成而尊神嘏也公論題之鄉先生李儼馬亨乃告于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為燕堂三間廟西南嚮以尊神嘏為齋室五間堂西東嚮以嚴思成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費為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

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群昭群穆也明德之祀百世而彌章盛矣哉天之生斯民也昭昭昏昏幾研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繇是而天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祀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之鄒大夫士致嚴於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至順四年四月丁巳國子

助教陳繹曾謹識

孟子廟貨田記

昔孔子沒異端蠶起天下惑於無父無君之教
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則有若孟子者出拔
邪樹正尊王黜伯使學者洒然而醒釋然而覺
咸知崇綱常宗孔氏去夷狄而之中國之功施
世教庸有既邪後代推尊配食豈聖廟庭自京
師達于郡縣列為通祀宜矣鄒故有廟貞祐燬
于兵國朝至元間孟以德昌規構正殿元貞初

縣尹司君敬創左右廡大德中縣尹宋彰建神
門延祐丙辰朔興文治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為
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今監縣帖哥更脩
新祠像而事之嗚呼褒榮至矣廟制完矣秩祀
之禮尚闕如也儒者李巖馬亨竊成章許嗣禱
胡鳳儀李元彬協議請割子思書院羨錢萬五
千貫月取贏利以給時祀及經葺費釐封衍聖
公思晦亦屢為言憲府可其議仍命耆儒孟氏
各一人司其出納先是鄉大夫郭中議毅時任

大司農司都事上書省部鄰之野店舊為牧地
荒閑日久請以畝計者三千撥隸孟廟庶未遠
不乏春秋之祀從之恭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
縣帖哥暨尹王思明主簿鄭惟良典史孫交表
識界畔四至具列陰碑孟氏族長惟恭慮其久
而湮昧無所取徵介林廟學正李元彬子思書
院山長孔思本請于為之記洪惟我皇元受命
睿神嗣位闡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之原尤於
孔顏孟三氏寵數優蕃既蠲祖賦以恤其家復
選師儒訓其子弟成材而官之仍優於常人犧
牲粢盛無以供也則錫之楮鏹胙之土地九郡
有司體承聖立息不敢怠違為之後者盍亦振厲
其潔深思報本之義具兩牲牢肅爾豆籩儀文
式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上
副朝廷欽奉之意下愜鄰人攀慕之願不其備
與舍是則備物有愆裸享無節雖曰祭如不祭
吾不知其可也謹記恭定戊辰春正月日國子
祭酒祭文淵述

孟子墓碑

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訪
孟子墓得于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即
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為記以闡揚墨
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公百五十有
九年乙未是為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
築壇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頌為
述養浩之旨稱命世之才叙傳心之要來遊來
歌有所興起既而葺孟子墓齋廬琢石為危坐

像冠章甫衣逢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頌曰子
三刻石於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譔至矣孟子
出處大槩史傳不詳蓋考焉以表諸墓頌以孫
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曰子無所稱述記
載猶有闕焉頌不得謝乃稽諸載籍子孟子師子
恩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
子教民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平生出處
之本也周顯王二十三年乙酉至魏慎觀王二
年壬寅出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

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暇有旨哉居魏十
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
少力則疆從衡之士馳騫不暇孟子曾無轄跡
豈智不及哉所不為耳魏瑩齊辟疆之於秦楚
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願安承教願輔吾志之
言視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
用之成路可也故絕瑩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
對辟疆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
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雙倖既

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
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
哉其去魏也瑩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疆卒
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在齊辟疆
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
丁酉在齊地立通鑑在赫王元年丁未史載周
室者既滅六國表本之秦記秦記不載月日世
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
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

申固辟疆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疆
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
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廣記備言之又審
者其代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為之辭
既有以解辟疆甚慙之心孟子於是致為臣而
歸矣人生幾何遨游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
所載則十有八年矣其聞不過之魯之宋與滕
薛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我未之見不得在名世之列

者時也如廢繩墨變穀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為
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
諸侯郊迎敝席擁篲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
子困於齊梁梁同蓋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為
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行得志當時景春
稱為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
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墻以取國人之
賤宿書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可亨此
之謂也絲是而觀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

說波行淫辭孟子於則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
正人心者豈所屑為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
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仰彼倭偽馳騁果安在
乎尚有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
故因司侯之請刻石墓旁而記其大畧如此云
元貞二年二月甲寅武生明孟氏五十一代孫
將仕郎益都路儒學教授祗祖立石導江張顛
譔文邑人楊秉秀書丹郟城李介篆額

孟子墓思本堂記